

## 浅析罗伯特·弗罗斯特两首诗中意象的运用

南开大学外语学院 南方\*

**摘要：**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他的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语言朴实无华，但却时时蕴涵着人生的真谛。本文特摘选其中比较典型的两首《摘罢苹果》(After Apple-Picking)和《木堆》(The Wood-Pile)，来分析研究诗人对意象的成功运用和把握，并与同时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比较，从而突出弗罗斯特诗作的现代主义特征。

**关键词：**意象 现代主义

他有“新英格兰诗人”之称，他的一生伟大却又朴实无华。人们一提起他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葱郁美丽的草场，白雪皑皑的山峦和那溢满果香的秋天。他的诗散发着永恒的魅力，不仅仅是细腻的笔触下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更重要的是他与生俱来非凡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就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弗罗斯特的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郁，形象鲜明活泼。在诗的创作手法上，弗罗斯特与二十世纪多数诗人不同，他没有进行诗歌新形式的试验和改革，仍采用传统的四行诗体的各种变体及无韵体。语言通俗易懂，却又像海明威的小说一样有种“骗人的朴素”在其中。他认为自然是精神的载体，因此他的诗通常“以欢乐开始，以智慧终结”，让读者自己去咀嚼其中真味。一首看似平淡无奇的田园诗后面，常常隐藏着人生的真谛和一个神秘的世界。因此，弗罗斯特既是一位伟大的自然诗人，同时，他的作品也散发着强烈的现代主义气息，最突出且最传神的莫过于他对各种意象的把握。

这里所说的意象外延很广，包括明喻、暗喻、奇思妙想(conceit)、拟人和象征等手法。尽管从字面意义上讲，“意象”应该只限于眼睛看到的东西，它英译为 imagery，词根为 image，本义为映像、肖像。但现在人们把五官感觉到的一切都称之为意象，分为视觉意象(visual image)，听觉意象(auditory image)，触觉意象(tactile image)和抽象意象(abstract image)等等。我国先秦哲学中儒家认为，“圣人立象以尽意”，弗罗斯特也曾写道：“关于诗歌，我自己已说过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在于诗是一种隐喻——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或者借用另一件事来说一件事。”他所说的隐喻实际上便是狭义的意象。在弗罗斯特的诗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象，读者可以深深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美与丑，悲惨与欢乐，杂乱之中却又寓有统一。让我们以他的《摘罢苹果》和《木堆》这两首诗为例。这两首诗中的意象对渲染气氛和烘托主题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个“新”字，它们并非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意象，比如太阳是光明与温暖的象征，绿色将带来活力与希望等等。弗罗斯特把目光更多地停留在自然与生活的细微之处。

《摘罢苹果》于1914年发表在诗集《波士顿以北》，是一首较典型的描写新英格兰风光的农事抒情诗。诗的中心意象是“苹果”，但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果实，而是摇身一变披上了一层神秘抽象的外衣。诗中的农民辛勤劳作已疲惫不堪，急切盼望着有个好收成，这种欲望在他的梦中急剧膨胀，使他陶醉在浓郁的果香中不愿醒来。“Magnified apples appear and disappear, / Stem end and blossom end, / And every fleck of russet showing clear,”这几行对苹果夸张的细节描写把农民那强烈的欲望刻画得淋漓尽致——红彤彤的苹果，茎叶上清晰可辨的脉络和果皮上黄褐色的斑斑点点都近在咫尺，似乎唾手可得，但又触之不及。弗

\* 南方，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通讯地址：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话：022-23494136, 13920416055；E-mail: nfm7758@eyou.com, nanfang@mail.nankai.edu.cn.

洛伊德曾经把“梦”定义为“愿望的达成或实现”。苹果象征着巨大的财富，而梦便是其物质欲望的自然流露。诗人曾这样写道：“My two-pointed ladder's sticking through a tree/toward heaven still.” 这架梯子像数百年前就站在这里一样，执着坚定地指向天空，翘首期盼着，任结果好坏，我自岿然不动。这难道不是农民渴求收获之不懈的又一佐证？

然而，幻想与现实终究并非只有一步之遥。首先，与诗人着力描写的梦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个未曾装满的木桶和枝杈上剩下的屈指可数的苹果。“And there's a barrel that I didn't fill/Beside it, and there may be two or three/Apples I didn't pick upon some bough.”由此，农民的失望之情不言而喻。其次，诗人告诉我们，“I cannot rub the strangeness from my sight /I got from looking through a pane of glass.../It melted, and I let it fall and break.” 读者看到这里也许会奇怪，“玻璃”怎么会融化呢？这其实是诗人精心安排的另一意象，它既是视觉意象，也构成了听觉意象。玻璃的易碎性恰好映照出了农民脆弱的心理状态。当它落到地下并摔成碎片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听到了农民心碎的声音。他想就此沉溺于这个美妙的梦中，但长时间的站立使他的脚酸痛难忍，不得不重回现实。虽然苹果的落地声仍不绝于耳，“And I keep hearing from the cellar bin/The rumbling sound/Of load and load of apples coming in”，但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继续让自己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属于他的。梦中的诱人苹果永远遥不可及，在这个灰暗的世界(the world of hoary grass)，他的梦只能停留在一个美好的愿望上，难以实现。

与这个失望无助的农民同命相连的还有那个在《木堆》中迷失方向的旅人。“Too much alike to mark or name a placeby/So as to say for certain I was here or somewhere else.” 诗中的沼泽地实际上象征着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收获过后的果园一样，景色单调乏味，毫无生气。在旅人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路上，他偶然遇到了一只缄默不语的鸟。按照当时浪漫主义者的理论，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和谐无比。但这个自然界的小生灵，也是这个旅人的唯一伙伴，却对他充满了敌意与怀疑，气氛紧张而不和谐。“A small bird flew before me. He was careful/To put a tree between us when he lighted/ And say no word to tell me who he was.../He thought that I was after him for a feather—/The white one in his tail.” 弗罗斯特一改传统观念赋予鸟欢快勇敢的形象而如是说，是因为他成长于美国工业革命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冰冷的机器，膨胀的物欲和人们冷漠的面孔让他不寒而栗。他企图找回现代美国业已失去的鲜明色调，唤回人们的激情和纯真。而这里鸟的缄默与敌意正是当时人们自私冷漠的真实写照。

另外，这首诗中还有一个意象不得不提，就是那堆罗列整齐却被人遗忘了的木头(the cord of maple, cut split and piled)。在这堆木头身上，旅人，或者更确切一点，是弗罗斯特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虽然他们被疏远，被抛弃，但他们从不绝望，仍然在尽其所能温暖着这片冰冷的沼泽地(..warm the frozen swamp as best it could/with the slow smokeless burning of decay)。真个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弗罗斯特的写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作品开始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他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找到了生命的正确位置，为充实人类的道德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分析这两首诗中的意象，我们不难把弗罗斯特同二十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区分开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诗中到处都洋溢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但以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以赞美自然入手，宣传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他们心中，大自然已成为抚育人和一切生物的慈母，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宇宙中的一切都和谐如一，其乐融融。早在 1798 年《丁登寺》一诗中他便指出，大自然给他“甜美的感觉”，使他的“心灵变得纯洁平静”，因而感到落日的余辉，广袤的海洋，蔚蓝色的天空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已经“深刻地融合在一起”。而在弗罗斯特笔下，鸟儿不再无忧无虑，给人带来无尽欢乐；和谐的气氛因怀疑而支离破碎，热情的朋友也变成了冷漠的路人。华兹华斯的“天人合一”在这里受到了极大挑战。

另外，若把济慈的《秋赋》与这首《摘罢苹果》放到一起，读者就会发现弗罗斯特根本不相信人与自然

是和谐统一的。举《秋赋》中第二诗节为例：“……一出门人们就看见你 / 无忧无虑坐在粮仓的地上，/ 你的头发任轻风微微飘起；/ 或者躺在收割一半的田沟里酣睡，/ 使你沉醉的是罌粟花的香郁……”诗中所描述的都是收获的季节。在济慈笔下，秋的原野是一片朝气蓬勃，充实圆满的景象，饱满昂扬的情绪总领全篇。而弗罗斯特诗中的秋天却“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正如罗马尼亚诗人托马《秋景》中所说，用“送葬的白布把周围的一切笼罩”，到处都是惨淡萧瑟的可悲景象(a world of hoary grass)。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二者的意象选择和遣词造句上也可见一斑。济慈所用都是欢乐明快，富有生气的词语，比如“催熟一切的阳光”“挂满藤蔓的果实”“含苞欲放的花蕾”等等；然而，弗罗斯特给读者带来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衰败灰白的草丛”“未曾装满的木桶”“零零落落的果实”。较之浪漫主义者而言，弗罗斯特更深刻地理解到大自然除了神秘和美丽以外，还有其恐怖残酷的一面。正因为他深知这一点，他才能准确地把握和刻画人物。对他而言，安详与宁静只能通过与世人难以捉摸的自然力量奋力抗争才能得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天賦。

最后，之所以说弗罗斯特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特征，是因为他试图通过意象来发掘人们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的意识活动。他在表现其道德内涵时故意闪烁其词，不直言其事，并不用伊丽莎白时代时兴的直叙手法，相反，他津津乐道于他语言中的委婉含蓄与朦胧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首诗恰好形成了一个思想从幻想到升华的飞跃。

弗洛伊德曾在他《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的问题》中这样说过，生活的沉重负担注定人们无法远离痛苦与烦恼，而这些痛苦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自然界的压力；其二，是人类自身的生理弱点；其三，是家庭社会及人与人关系的动荡不定。拿这两首诗为例，原本劳动是愉快的，因为它能带来丰收的果实。但《摘罢苹果》中的农民却执意去追求现实并不允许的物质财富，他必为自己的欲望所累，而不得不承受痛苦的折磨。诗中写他从梦境中被拉回现实时有这样几行：For I have had too much / Of apple-picking: I am overtired / Of the great harvest I myself desired.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依靠幻想是活不下去的。幻想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无法使自己彻底摆脱，相反还会带来更多的烦恼。在另一首诗《木堆》中，孤独的旅人同样有着强烈的渴望，他渴望同类的理解，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漫天的飞雪，冷漠的鸟儿和冰冷的沼泽地。当他发现林子深处那堆被丢弃的木头时，一定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他有充足的理由悲伤绝望，让自己从幻想中寻求安慰，但实际上他却没有这样做。他仍然充满希望，因为他坚信即便这堆木头无法给人们带去温暖，它们仍可以尽其所能来散发热量，点燃这片冰冷的沼泽。这不是幻想，因为它可以变成现实。因此，旅人通过自我思想的提升，明智而又积极地摆脱了烦恼与痛苦。弗罗斯特借助诗歌的力量帮助人类逐渐走向成熟。

从历史角度出发，弗罗斯特无疑是一位晚期浪漫主义诗人，但他的作品看上去却更像一位反浪漫主义者。虽然他的大多数诗都是描绘新英格兰的美丽山川和旖旎景色，但他骨子里却是悲观的，难怪有评论家以“a poet of autumn, of the impending winter”来概括他的诗歌特点。在他各种生动的意象作用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显露无疑：大自然像一个看客，根本不会在乎人类的生存，人们喜也好，悲也好，渴望也罢，绝望也罢，它都漠不关心。人类精神应该奋力向上，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他们自己。

有位诗人曾经说过：“诗歌并没有魔力。如果说人们认为它有很神秘的动机的话，那只有一点，便是通过讲述事实，让人们摆脱诱惑，从耽溺中走出来。”弗罗斯特的诗便是如此。

#### 参考文献：

1. 常耀信. 美国文学选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2. 常耀信. 美国文学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8.
3. 黄 任. 英语修辞与写作.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4. 王 宁. 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导读(诗歌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陈雯、左燕红、吕振华)